

红山羊

了一容小说经典

了一容 著

发表于《中国作家》2014年第10期

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4年短篇小说卷》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红山羊

了一容小说经典

了一容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山羊：了一容小说经典 / 了一容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4

ISBN 978-7-227-06018-5

I. ①红… II. ①了…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2779号

红山羊——了一容小说经典

了一容 著

责任编辑 赵学佳

封面设计 邵士雷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6960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018-5 / I · 1510

定 价 28.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謹以此書
獻給魯迅
和同胞！

丁一官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红山羊	001
命途	025
立木	037
颂乃提	052
向日葵	066
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	109
绝境	124
槛楼王	143
一路狂奔	210
后记	232

红山羊

原载《中国作家》2014年第10期，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4年短篇小说卷》。

上午十点多钟，山谷里的温度开始逐渐上升，地上各种草木在日头的照晒下，腾起一丝丝雾气，气和光混合在一起，显得迷迷沌沌的。终于，太阳的光扫除障碍似的化开了雾霭，让宇宙一点一点显露出它的形状和面容：碧蓝碧蓝的天空，挂着几朵羊绒般蓬松的白云；清晰的大地微笑着露出了丰乳肥臀，路边布满各种各样的花草和奇形怪状的小石子。这是通往后湾牧场的必经之路，我和收羊绒的老马正赶往这个牧场。

一股燎毛蒿籽跟百里香夹杂在一起的香味直扑入鼻孔，香香的，并伴有一丝难言的苦涩。沟两边石崖断壁上爬满了植物的藤蔓，就像许多长虫伸颈交尾地在崖壁上面绕来绕



去，叫人心里麻酥酥的。突然，一阵动人的叫蚂蚱的声音从一大垛茂盛的席茭草丛里传出来。

我倏然伫立脚步，仔细倾听，可是叫蚂蚱却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瞬间又屏声敛息，哑咪悄气的了。这蚂蚱仿佛犹豫犹豫地，几秒钟后又开始鸣叫了一声，顿一顿，又叫一声，总像是感觉到了某种潜在的什么危险。

我问老马：“我抓住这只叫蚂蚱再走行吗？”记得过去常和哥哥在麦田旁边的香荫田里抓叫蚂蚱，有些蚂蚱的颜色绿俊绿俊的，有些则带点深黛色，它们大多与隐藏其间的草的颜色一模一样，躲在深处，特别难寻觅。叫蚂蚱的叫声着实是美妙动人的，那背上的两片镜子样的蝉翼，一左一右，来回快速地错动着，有如蜜蜂扇动着翼翼，亦像光滑的两颗玉石在摩擦和轻轻地敲击，释放出神奇的调子，那清脆悠扬的声音如音乐一般传向花草芬芳，以及人与自然的世界。于是，炎热寂静的村子显得安谧、恬适、宁静和几分神秘。每次抓住叫蚂蚱，我们就放在用麦秆精心编织的蚂蚱笼子里，给它喂上带着露珠的嫩草芽，挂在房廊檐下的椽梢子头头上，让它好好给我们唱歌。我们会洋洋自得地欣赏。有时它们有七八个，挨个儿来，你方唱罢我登场，或者一起发声，进行集体大合唱，这种田园交响乐，一时间此起彼伏，就像《刘三姐》里山歌比赛似的，一人一嗓子，轮番表演。尤其，越是太阳红朗朗的时候，蚂蚱就越是叫得响亮，越是擦亮了它们天然的歌喉，起劲儿地歌唱。大家谁的蚂蚱叫得最响，心里就自然感到最自豪，当然也令别人产生嫉妒和羡慕。

我的话刚说完，老马却显得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说：“瓜娃娃，抓那些小牛牛、虫虫子干啥哩？害命的，快算了，咱们还是赶路要紧，办正事！”

我知道，大人对这些没有兴趣。他们不知道大自然还有比“正事”更加美妙且令人永远无法感知的快乐。但是，我是来给老马带路的，这是之前就讲好的事情。没办法，我只好一边无奈地回头望那垛叫蚂蚱藏身的席茭草，一边挪动脚步向前走去。

老马今年五十多岁，瘦窄狭脸，眼珠子黄黄的，眼角向两边塌陷，嘴巴却向上翘起，又猛然凸出去。偶尔张开嘴，能看见他的一口黄板板牙齿上的黄牙疳。我有些着急，总想拿一片破布布把他那牙齿上的黄牙疳揩得干干净净的。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收了半辈子羊绒、羊毛、羊皮，最近专收羊绒。这个生意人，只需听说哪里有羊绒，就眉开眼笑的，表面却装得漫不经心的样子，或不以为然地说：“咱就把有当无着来，”然后接着说：“引我去吧，没生意没关系，哪有那么多生意呢，咱就当去旅游了一趟子，车费嘛，我给你管上就是了。若有生意的话，你放心，咱们都赚点，不让你白跑的！”如果你推辞说：“只是引路嘛，给不给钱都无所谓了！”老马立时会显出十分恼火的样子，掉着那张瘦窄狭长脸说：“哎——，你看看，你看看，不懂行规了吧，你放几十个心，该给你的都会给你，不会少的。生意嘛，大家见者有份儿，没个多有个少呢，哪会让你白忙活的？”说的时候，一副大包大揽的架势，似乎宁可自己的



生意做不成都没有关系，也不会叫你吃亏，充分显示出：大气，不贪婪。

他的话无疑能使人激动和兴奋起来。

起身的那阵，老马把几个蛇皮袋子团一团，胡乱折叠起来，捣进一只大点的尼龙袋子里头，顺手夹在腋下，就带上我往后湾牧场里赶。我们先是乘坐班车，然后再步行。听说老马每次深入牧区总是能有收获。他从来都有的放矢，不像那些无头苍蝇，到处胡乱撞，结果常常是满怀希望去，却带着一肚子失望归来。生意人，就得讲究个可靠信息，才能保证买卖的一次次赢利。真的，他们要精明得像猴儿一样。我是第一次向老马学生意经，心里想：说不定这趟会对我有所启发，以后能找到一条谋生的好路子呢！

可是我走路比较慢。老马的眼角总是有些埋怨，但不齐微笑地望望我，有时还会对我说几句安慰的好话。无非就是，“你还小嘛，比我走得还快。今年多大啦？”

“八岁多了！”

“真的还碎（小）着哩，我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光着屁股，一天淌着鼻涕，大晚上也不回家，在月光下的河湾里玩堵水坝坝，哪里还知道学生意啊！”

我就嘿儿嘿儿地笑。

老马也呵呵地笑起来：“你笑啥呢？”

“你怎么不穿裤子呢，羞死了！”

“那时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穷一样穷，富一样富，娃娃们都没裤子穿嘛，谁笑谁呀？没有人笑的。不信你

问你大去！”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那时候星星特别亮！

我的脚指头有些疼，可能是鞋子不对头，且胃也有些下坠。我开始在心里怨愤脚上这双已经穿了两年多的黄球鞋了，我的脚在这两年多时间里又长大了许多，但鞋子却没有长。我对老马说：“我一点也不乏！”

老实讲，我心里对这次跟随老马收羊绒充满了希望和期待。老马曾答应这趟如果赚了钱，会分给我一半的，二一添作五。想着能挣一笔钱，我脱下鞋子来，用鞋带绑在一起，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光着脚板赶路。虽然脚片子时不时会被地上的石头和乱草扎得跳蹦子，疼得龇牙咧嘴的，但还是信心满满，蹦蹦跳跳地往前走。

老马说：“看你这瓜娃，把一双鞋子算得了啥呢，这一趟咱两个如果情况好的话，给你买几双鞋子都没问题，即便就是把你的全身从头换到尾，也一点麻达都没有！”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老马的话咋就那么振奋人心呢！没想到，呵呵，这世道，就连我这么个涉世未深的娃娃，竟也这么喜欢钱，竟也这么对花花绿绿的票子产生出如此浓厚的兴趣来。这难道是天性吗？幸好我的脚因为经常光着脚板走路，形成了一层厚厚的角质性死皮，一般的石头和刺棍一类的，对它也无可奈何，扎不进去。而且，我也是防着的，每次向前迈动脚板时，我都脚后跟蛋子与前脚掌自然而然在瞬间迅速拱起，形成一个凹进去的弧度，把相对柔弱的脚心给保护起来了。另外这样走路有一个好处是，一旦脚落地，



面积相对就减小了，因而减免了受伤。

老马赞赏地对我笑一笑，说：“放心，娃娃，那是暂时的，等出了山，你的脚就有好鞋子穿了，就要享福喽！”

老马的话总是让我这么喜欢听，觉得在不久之后，我的脚就会像漂亮女人的脸蛋子和脖子等一样，可以披金戴银，可以像富汉家的女子搽高级的雪花膏了。啊，香喷喷儿的！

我们走了一会儿，仿佛都沉浸在自己美妙的梦想里。大约又转了好多个山湾，老马突然打破沉寂，问我：“路咋这么远？”他狐疑地审视我，“娃娃，你到底来过这里吗？”他觉得我是否记错了路。

“就是这里，我来过两回呢！”我非常肯定。

“那就走快点！”老马命令我说，我只好忙忙小跑跟上去，走得我们两人都满头大汗。又走了约一个多小时，上了沟沿，终于看见场部了。我那个累呀，难以言说！

后湾牧场的场部，在一个半圆形的山峰怀抱的土窝子里，场部的右边有一大片种着各种蔬菜的菜地，被人工夯筑的黄土墙歪歪扭扭不规则地包围了起来。墙头大约有一人多高，这样外面的人畜想祸害也祸害不上。蔬菜主要是供给场部的职工食堂用。墙外面的山坡上种的全是墨绿墨绿散发着油光的苜蓿。苜蓿的花儿正开得好看。

后湾牧场的存在，主要依赖于靠近东大山的这一片天然草场，整个草场一律用铁丝网圈了起来，使之只限于场部内的牲畜享用。这个牧场的性质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除了管理阶层的几个人外，别的职工只能拿到百分之七十的工

资，剩下的百分之三十，要通过承包场里的土地，种些粮食来自行弥补。

父亲是这个场里的书记兼场长。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害怕占公家的便宜。他一辈子小心翼翼的，好像树叶会随时掉下来把他的头打烂。他是解放初参加工作的人，已经养成了忠诚的习惯。父亲说：“过去，大家都被运动整怕了，每次运动一来，那些多吃多占的贪污腐败分子，就吓得尿在了裤子上，一绳子链了，就蹲班房子去了。谁还敢贪污呢？”

可是现在，许多人都觉得父亲这样的人快被时代淘汰了，就只是惜命，认为：“平顺就是福！”

平顺就是福，这成了父亲的口头禅。

老马不知怎么得知父亲在牧场负责，就来家里打问消息，家人便怂恿我带他去场里收羊绒，并认为：我是个碎娃娃，不会引人注目，别人也就不怀疑父亲以权谋私；第二他们断然肯定，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子领着人来收羊绒，在价格上自然会适当便宜一些。反正卖给谁不是个卖？如果便宜点卖给老马，人家会给我一笔好处费的。

老马抑制着眼角肌肉的剧烈跳动，一直都在保证我这趟一定能赚上钱。

我们进到场部院子，父亲的房门开下个半开，我们走到跟前，我抢先一步，理直气壮地推开了房门。出乎意料的是里面却没有。我只看见父亲的那张好多年都被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偏头桌子（父亲走过好多个单位，一直都在乡下转来转去），依然静静地摆放在窗跟前。桌上是几本今年



的《共产党人》杂志，以及一本新的台历，台历的空白处被父亲蜘蛛结网似的记载着许多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无非就是：去年谁谁谁放的羊下了多少只羊羔，被寒流冻死糟蹋了多少只，增了几只，减了几只，羊绒抓了多少斤，卖了多少钱，给单位的职工凑着发了多少工资等，不一而足。就这么些烂账！还有一张木床，床上放着一床薄被子和父亲的一件好多年都穿不烂的蓝布棉袄。看到父亲的这件蓝布棉袄，不知道为什么，我生出一丝酸楚和感动，它那么温暖、那么熟悉，又那么经得起时间的磨损。现在什么东西，还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似乎连爱情都得拿金钱来交换。

来的时候，我们担心父亲不在就麻烦了。但是，只要房门开着，说明这个场长就没有走远。他会回来的。乡下办公的地方，既是办公室，也是休息的宿舍。我们在父亲的房子里百无聊赖地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可能是有人经过父亲的房门口，从门外或窗户上看见房里有人，去告诉了父亲。父亲就回来了，一见是我，便声色俱厉地问：“你干啥来了？”好像我就不该来他的场子里，我心里没好气地想。

老马说：“你儿子来场里看看你，不行吗？”

父亲立刻改作笑脸，呵呵地笑着说：“行哩，有啥不行的！”

然后，父亲的房里又进来了几个场部职工，大家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们多是喜欢问我多大了？念书着没有？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假期里干什么呢？问得我心里烦的，就只管笑着把头低下去，不说话。于是，父亲就不停地帮着我

回答。后来，场部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时，老马才向父亲说明来意。

父亲却不冷不热地说：“你们来迟了。”他说就在几天前来了几个收羊绒的，已经把积攒的一点羊绒全部收走了。

这下弄糟了。我看见老马的情绪突然一落千丈，先前还谈笑风生，幽默风趣的笑话不停。这时候，他的脸色变得黯淡无比，眉毛向两边耷拉下来，嘴唇也有点干巴。

我心里不禁沉重起来，暗暗嘀咕运气咋就这么差呢。再说把老马大老远领来，白跑上一趟，还让人家花冤枉钱——来时，我们还坐了一百多里路的班车呢，都是老马买的车票。这回去的时候，咋办呢？怎么再好意思让老马买车票呀！我心里盘算着，回去的时候可一定得向父亲把车费要上。

还是老马有经验，主意正，有一股子生意人那种弄不成事情就誓不罢休的纠缠劲儿。老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是我们在场里再等上一两天，让再设法抓点绒，他多少带上点，好把我们两个人这次的路费挣回来。

听上去，合情合理的。父亲就说：“羊绒刚抓过没多久，估计现在即使再抓，也抓不出来，但可以试着抓一下。”父亲补充说，“价格须和前天那些人的一个样，不能再低，再低了场里就有人咬牙哩，有意见的。”

老马见父亲这样说，就点点头，让他看着办，只要出山能多少带点羊绒，总比空手回去强！

我们住在父亲宿舍的套房子，里面有一台铺着草席子的土炕，后来又在席子上铺了一条牦牛毡，晚上老马睡得早，



早上也起来得早。可是，我却一直睡不着，忍不住只管用鼻子闻那个牦牛毡子上腥臊的气味，尽管不好闻，但忍不住还是想闻。一直折腾着不能入眠，天快亮时才勉强睡着，可却又被老马喊起来，好像我不参与进来，父亲就会中途拒绝他的请求似的。

在牧场里，我目睹了抓羊绒的全过程。以前，我没见过抓羊绒的，以为是用剪刀把羊毛剪下来，再从羊毛里面设法分拣出绒来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父亲叫来两个羊把式，一个是老赛，一个是八十子。老赛以前是一位赶马车的马夫，这个人一辈子连半夜里做睡梦都想着找女人的好事情。然而他却一直没能找到自己的女人。因此，他每遇上人，无论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第一句话便是：“你能给我在哪达寻上个女人吗？真的，能寻上吗？”求爷爷告奶奶的样子。每逢对此话题感兴趣的人，自然要好好交流和探讨一番。咋样的女人好，咋样的不好。老赛常说太瘦了的不好，骨头会硌得人肉疼。老赛说得头头是道，听上去仿佛经历了许多女人似的，倒不似至今还在寻找女人的一个老光棍。于是，听他说话的人，时间久了，都觉得他是个半脑子，认为他想女人可能把脑子想坏了。但是，有些人却为了看他的笑话，故意引诱他谈女人的事情。谈完之后，等到了背过他，就忍俊不禁，噗嗤一声笑出来，说：“这个老二杆子，把人失笑死了！”

八十子是场部临近村子里的一个年轻人，人还算老实，

场里雇他放着一圈山羊。一般场里的一圈羊大约在一百只左右，山羊少一些，四五十只上下。场里有六七百羊，还有一大群牦牛和黄牛，以及三十多匹马，都有专门的人来放牧。父亲说：“没有可靠的羊把式害死人了，以前找的几个羊把式，倒着换羊换得太凶。他们把羊赶到大山去放，虽说草山远点，但是草好，可是那些羊把式每到母羊把羊羔子生下后，就把好点的大羊挑出来用刚生的小羊顶数，换出大羊来叫附近的村民给他们养着；有些羊把式干脆就把场里的母羊下的羊羔子抱过去和自家的母羊配上奶，变成自己的了。羊羔子自己能知道个啥，没有认妈妈的本事，只知道有奶便是娘！场里对这些羊把式一点办法也没有。羊把式一到翻年报数字时，给场里报一下羊羔子‘糟蹋’和‘冻’死了多少只，就万事大吉了。那些奸猾的羊把式经常这样捣鬼。后来有人调笑，过去的人给地主放羊，是把人家的羊当自己的命来顾缠，宁愿把自己冻死在数九寒天接生的羊圈里，也要保护好主人的羊。可是现在这些羊把式，私心太重了，把这个公家的牧场当成了一台发家致富的机器。他们在场里放上几年羊之后，个个就都成了附近的羊大户。后来场里发现了，让公安上的人来查，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眉眼，不了了之了。关键是后面没有人来撑腰，国家的腰软了，财产就这样流失了，场里只把以前的几个羊把式给辞退了。”这有什么用呢！父亲说：“这事要是放在过去，要坐牢的！”

父亲，他就知道个过去。大家对他的话不以为然，觉得是老黄历了，说那些有什么用！



老赛和八十子分别把他们的羊从山里赶回羊圈。羊圈的四个墙角都用黑刺罩着，堵得死死的，以免这些擅长登高爬低的山羊跑掉。羊圈的中间堆放着一堆黄土，在羊棚子的门前撒着些羊草。

他们把地上的羊粪打扫清除干净之后，又在羊群尿湿的地方铺垫了薄薄一层干黄土，就开始逮羊了。老赛劲儿大，手一伸就把一只最肥壮有力的山羊腿子给拽住了，那只羊就咩咩地叫唤着，并使劲蹬着腿子。可是无论那只山羊怎么拼命地蹬腿子，都无济于事，老赛还是把它牢牢地攥着不丢，一边往怀里拽，一边上前跨了一大步，抱住了羊。

八十子是个窝囊废，抓了几次，都让羊从他的怀里一蹦子跳出来逃脱了。这些山羊不像绵羊那么老实，山羊个个都灵活敏捷，一下子能跳起一人多高。山羊天生是登高攀援技能方面的专家，就连那些看上去十分危险陡峭的绝壁，它们也能如履平地般轻松自如地行走。

老赛的脾气比较倔，一边喊八十子过来帮忙绑羊蹄子，一边挖苦八十子说：“你看你，能耍球，能干啥？连个羊都抓不住！”

八十子满面通红，一声不吭地绑着。

一会儿，父亲从他的宿舍里拿来几个专门抓绒的爪子。这种爪子，几乎场子里的人个个都保存着那么一两个，仿佛随时要薅羊毛、抓羊绒，把它派上用场似的。父亲有些疑惑和自我安慰地说：“不久前刚抓过绒，现在还能抓上吗？”他拿起爪子伸进那只刚刚绑定的白山羊的皮毛中来回轻轻地